

欽定北史

卷之十  
三五七

北史卷五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五

周宗室

邵惠公顥

子什肥叱羅協

導護馮遷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爲德皇后生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歿保定初

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諡曰惠三子什肥導護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諡曰景子胄嗣胄少孤頗有幹畧景公之見害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胄爲榮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爲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會字乾仁胄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常武公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

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  
斬之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爲  
華州刺史旣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禽  
伏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  
加侍中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爲大  
都督行華州刺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  
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  
獨孤信東下令導代信爲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  
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  
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

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撫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  
深爲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  
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諡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  
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西無  
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振野皆曰我  
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八十  
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太師  
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  
進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

察善撫綏人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侈靡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幽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克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敘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

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文葬於隴  
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文輔政被害國除翼  
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諡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溫  
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爲  
隋文所誅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  
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  
帝諸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  
爲類已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  
以護爲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

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爲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

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  
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  
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執之黨與  
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宮  
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言護不  
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爲執縛勢護  
微知之出植爲梁州恒爲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  
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  
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  
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

密謀滋甚遂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並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畧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華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卽位已來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畧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

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何如羣公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尋弑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爲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已以聽護自文帝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

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  
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  
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  
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  
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卽與  
突厥和親謀爲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  
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  
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  
齊皆被幽繫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  
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

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閤作書與護曰吾念十  
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  
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  
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及汝新婦等  
同居頗以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  
無多損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  
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兔汝身屬地  
鮮于脩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  
左人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  
俱戰亡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隄并

吾與汝六人同被禽捉入定城未幾聞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二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蠕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旣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由緣也後吾共汝在壽陽任時元寶菩隄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

洛無母獨不被打後忝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  
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  
着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黃綾裏並乘  
騾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  
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  
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  
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  
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  
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  
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

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  
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  
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  
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  
是以每存欸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護  
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  
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  
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  
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  
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

有無食不知飢飽淚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  
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  
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哀放初  
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卽蒙禮送  
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  
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敘  
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  
者來鄴恩遇彌隆重降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  
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  
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

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敗之日薩  
保年以十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  
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骨刻骨常纏心府天長喪亂  
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源  
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  
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  
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朝需  
然之恩旣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  
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爲本伏度來  
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

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荅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卽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卽行復慮失

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  
廂散隸秦隴巴蜀兵諸蕃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  
庭授護谷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爲前鋒大  
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標出軹關護連  
營漸進屯軍弘農迥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武  
等營芒山護性無戎畧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  
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  
護母薨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  
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  
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

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旣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

召宮伯長孫覽等卽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  
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  
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  
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  
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阜隸所典庖厨而已  
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十九日  
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世子  
訓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  
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  
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澡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齋

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諡護曰蕩並改葬之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閣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剋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爲侯後爲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旣殺孫恒李直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

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  
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自效護大悅以爲得協  
之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  
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每  
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  
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旣以得志每自矜高又其所言多  
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已每提獎之協旣受  
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  
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休及  
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

郡公卒子金剛嗣馮遷字羽化弘農人少脩謹有幹能  
爲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  
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爲護委任後授陝州刺  
史遷本寒微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  
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  
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  
同三司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遇定州軍於  
唐河俱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  
杞國公謚曰簡子元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

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諡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幽國公廣薨以亮爲秦州總  
管廣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  
進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  
元帥鄭國公韋孝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  
將反逆孝寬追斬之肱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爲烈公  
後椿字乾壽位上柱國大司徒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  
并其五子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游而  
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以洛生爲漁陽王

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  
是以克獲常冠諸軍忝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  
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  
莒國公諡曰莊子菩薩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  
將軍小宗伯襲爵諡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字乾附  
後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賓字乾瑞尋  
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  
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於代保定初追贈太傅  
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

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  
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與性弘厚有  
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  
興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  
儀同三司宗師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詔大司  
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諡曰靖子洛  
嗣位儀同三司隋初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頰  
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沉密少篤學仕魏位  
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

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爲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  
孝武西遷進爵爲公文帝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委以  
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  
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  
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  
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  
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  
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  
邊何爲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  
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

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竝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諡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旣感恩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關竝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

深

深字奴于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  
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  
然知此後必爲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  
時爲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竝得入關以功賜爵  
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  
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  
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  
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  
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

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卽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秦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卽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爲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爲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

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旣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諡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沉正謇諤好直言武帝卽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

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官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歛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

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

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  
卽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  
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  
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爲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  
疎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  
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  
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  
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  
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撻帝鬚事帝乃誅  
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

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官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

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穎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曾祖求男仕魏位竝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觔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卽位拜閣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汹汹將如之何對曰莫

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  
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爲計對曰今之事  
忠孝不竝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  
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閣閣內大都督改封長  
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  
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  
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  
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夙  
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畧英瞻眉目疎朗儀貌魁梧  
明帝初起家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

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  
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  
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卽授刺史  
州旣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  
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  
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  
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  
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  
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  
突厥敗走稽胡欵服卽授并州總管神舉見待於武帝

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卽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酖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於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慶字神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旣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

爲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  
王直鎮山南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  
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  
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  
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  
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  
覘卒與賊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  
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剋并州下信都  
禽高潛功竝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  
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爲丞

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旣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

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畧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  
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  
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  
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  
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廣平公  
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  
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昺字婆羅門大業  
中養于宮內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  
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  
號爲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

蕭后言於帝，帝聞懼，不敢見。協因奏：「帝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爲亂兵所害。」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王，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勲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約；峩峩焉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冲幼，羣公懷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捍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

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  
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終  
於妻子爲戮身首橫分蓋其宜也當隋氏之起假天威  
而服海內胄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吐義舉可謂忠而  
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  
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  
綸之日孝伯神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竝  
可追蹤於古人矣

北史卷五十七

北史卷五十七考證

邵惠公顥傳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瓌周書作孤  
導傳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綱周書作繩

廣傳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周書母李氏  
以廣患彌年憂而成疾因此致歿

護傳以次執送護第○第監本訛弟今改正

先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先是二  
字監本注闕今從周書增入

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網監本訛綱今改從周書  
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武等○武監本訛成今改從周

書

杞簡公連傳子元寶○元周書作光

亮傳眩明坐亮誅○眩周書作子蓋謂亮之子名明也  
今作眩明應係訛字

深傳深時爲子都督領宿衛兵○子疑大字之訛然下  
卷李賢傳亦云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  
屠各則當時官名固有子都督也

孝伯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家疑應作宰

北史卷五十七考證

北史卷五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六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三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  
皇后生孝閔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刺王直達  
步妃生齊煬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

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吳王達冀康公通滕閏王道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太統十六年封武邑公  
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  
無子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  
爲大前疑尋爲隋文帝害國除

衛刺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  
封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直武帝母弟也  
性浮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  
愠於免黜又請帝除護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  
護誅帝以齊王憲爲大冢宰直旣乖本望又請爲大司

馬欲擅威權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也以爲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初帝以直第爲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岷佛寺遂欲居之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恠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暹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荊州獲之免爲庶人囚諸宮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除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

與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  
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  
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  
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駿馬輒  
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  
公明帝卽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  
公初平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  
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  
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  
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

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  
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  
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拜雍州牧及晉公護  
東伐以尉遲迥爲前鋒圍洛陽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  
軍恇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拒之而雄爲齊  
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  
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爲大  
司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  
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  
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是

歲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爲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憲乃度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斛律明月時在華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又見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

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爲大冢宰時帝旣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旣爲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使卽

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  
不得卽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  
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  
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  
言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  
之休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剪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  
以兵書繁廣自刊爲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帝覽而稱  
善其秋帝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  
曰汝爲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  
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

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能耳初直內忌憲  
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  
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  
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  
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爲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  
媿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直乃止四年  
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  
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卽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  
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  
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爲前軍

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尅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爲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竝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

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竝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卽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爲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齊衆乃退帝又命憲援晉州齊主攻圍晉州帝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

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旣而諸軍俱  
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  
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  
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  
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竇爲大將  
軍仍詔憲趣鄴進尅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  
陣爲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略齊任城王湝廣寧王  
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湝湝不  
納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候騎執以白憲憲乃  
集齊舊將徧將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卽放還

令充使乃與潛書憲至信都潛陣於城南登張耳冢望之俄而潛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降潛殺其妻子明日擒潛及孝珩等先是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平之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未葬諸王在內居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返命復來曰詔王

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卽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四十帝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與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旣誅憲無以爲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其寃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達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三年上冊爲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

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  
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六子貴質竇貢  
乾禧乾洽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  
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  
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  
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齊國世  
子後出爲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  
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  
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  
爲商人所燒烽帥受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

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卽首伏其  
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質字乾祐以憲  
勲封河間郡王竇字乾禮中壩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  
安成公乾洽龍涸公竝與憲俱被誅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  
體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  
國公歷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爲王除雍州牧  
建德五年從東伐以功進位上柱國又與齊王憲討平  
稽胡斬賊帥劉沒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洛  
州襄國郡邑萬戶爲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

徵招及陳越代勝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閣外惟楊弘元胄弟威及陶徹坐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取漿胄不爲之動滕王適後至隋文降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公宜速出隋文共適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伏誅招

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王貫越公乾銑弟乾鏗等國除  
招所著文集十卷

譙孝王儉字候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爲  
王從平鄴拜大冢宰薨子乾憚嗣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  
迎皇后歷秦陝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  
進位上柱國歷并州總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  
濟南郡邑萬戶爲陳國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  
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

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相州總管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戶爲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代吳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荊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敕褒美之所管禮州刺史蔡澤贖貨被訟達以其勲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又未嘗營產

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爲王從平齊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卽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爲代國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及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爲王大定中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閔王道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

年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國迨出就國三年朝  
京師爲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國除迨所著文章頗行於  
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  
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出爲利州總管康驕侈無度  
遂有異謀司錄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  
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刺王賢後宮生鄴王貞宋王實實  
出後宋獻公震

畢刺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爲

王歷荊州總管大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  
明年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言  
泄并其子被害國除

鄴王貞字乾雅初封鄴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  
初爲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贊曹  
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兌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  
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贊位上柱國拜右大丞  
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及秦王贊曹王允

道王充蔡王兌荆王元竝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衍皇甫姬生郢王術衍及術竝大象二年封竝爲隋文帝所害國除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竝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爲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

用捨或殊譬猶干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溫陶賢於羣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

階乎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  
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竝握兵權雖  
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  
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  
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  
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徧於公族以齊王之奇  
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  
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  
消之日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  
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

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郡國號爲千乘  
位侔正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  
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遂古未聞茲酷豈非摧枯  
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  
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  
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  
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  
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  
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  
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北史卷五十八

北史卷五十八考證

衛刺王直傳囚諸宮中○周書作囚於別宮

齊煬王憲傳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駮馬輒曰  
此我兒馬也○後從上隴周書作從獵隴上又駮監  
本訛駮今從上文憲獨收駮者改正

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遣監本訛追今收從周  
書

史臣論譬猶千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千監本訛  
工今從周書改正

北史卷五十八考證

北史卷五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寇洛

趙貴

從祖兄善

李賢

子詢

崇

孫敏

弟遠

穆

穆子渾

梁禦

子睿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魏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辯不拘小節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以功封安鄉縣子及岳爲大行臺以洛爲右都督侯莫陳悅旣害岳欲並其衆時

初喪元帥洛於諸將中最爲舊齒素爲衆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旣至原州衆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至平涼周文帝至以洛爲右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大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爲襄城郡君四年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太尉尚書令諡曰武子和嗣明帝二年錄舊勲以洛配享文帝廟庭賜和姓若引氏改封松楊郡公

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也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貴少有節槩少朱榮以爲別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爲侯莫

陳悅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脩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况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獻欵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涼共圖拒悅貴乃首議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州事後以預立魏文帝勲進爵爲公梁彥定稱亂河右以貴爲隴西行臺討破之從復弘農沙苑進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峯爲左軍戰不利先還及高仲密

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戰於芒山貴爲左軍  
失律坐免官尋復官爵後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  
六官建爲太保太宗伯改封南陽郡公周孝閔帝踐阼  
遷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  
文帝等夷及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每懷怏怏與信  
謀殺護爲開府宇文盛告被誅

善字僧慶貴之從祖兄也少好學美容儀沉毅有遠量  
尔朱天光討邢杲万俟醜奴以爲長史普泰初爲大行  
臺尚書封山北縣伯天光拒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  
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摠關中迎善復

以爲長史岳爲侯莫陳悅所殺善共諸將翊戴周文帝  
魏孝武西遷改封襄城縣伯歷位尚書左右僕射進爵  
爲公善性溫恭有器局雖未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  
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  
其有公輔量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  
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  
詢表請贈諡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  
史諡曰敬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  
沒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曾祖富

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勲追贈司空公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鬢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荅曰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十四遭父憂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州反孝莊遣尔朱光擊破之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累遷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周文帝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

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州悅棄城走周文命兄子導追之以賢爲先鋒至牽屯山及之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魏孝武西遷周文令賢率騎迎衛封上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鎮原州大統三年州人豆盧狠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敢死士一戰敗之狠斬關遁走賢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周文之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後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恭帝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保定二

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武帝及齊王憲之在襁  
褓不利居宮中周文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  
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原  
州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  
土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  
甚茂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  
無屬籍朕處之若至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竝預  
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  
衣一襲及被褥並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厩馬一

正金裝鞞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庫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西道空虛慮羗渾侵擾乃授賢河州總管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羗渾歛迹五年宕昌寇邊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屬羗寇侵擾賢頻破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

總管府復以賢爲之武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於京師  
薨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  
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桓子端嗣端位開府儀同  
三司從平齊戰沒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諡曰果端  
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  
後封奇章公孝軌弟詢

詢字孝詢深沉有大畧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士  
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  
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善之累遷英果中大夫屢  
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隋文帝爲丞相尉

遲迴作亂遣韋孝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請重臣監護文帝令高頰監軍與頰同心惟詢而已及迴平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開皇初歷位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者久之謚曰襄子元方嗣

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授儀

同三司歷位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平齊引參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尋改封廣宗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尉遲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文帝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迥平授徐州總管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靺契舟等讐其威略爭來內附後突厥大爲侵掠崇率步騎三

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沙城突厥圍之  
死亡略盡突厥降之謂曰降者封爲特勒崇知不免令  
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効命以謝國家看吾  
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  
賊復殺二人沒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  
子敏嗣

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及長襲爵廣  
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儷弦管開皇初  
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  
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

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  
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  
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  
今授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  
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壻惜官今授卿  
柱國敏廼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  
後避煬帝諱改封經城縣公歷幽金華岐數州刺史多  
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  
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遣言於煬帝曰妾唯  
一女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

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闕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字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其妻字文氏尋亦賜鳩而終賢弟遠

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

勒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乃按劔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歛深壁自守無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竝爲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及忝朱天光西伐配遠精兵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除爲長城郡守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周文見而悅之令居麾下及魏孝武西遷封安定縣伯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進爵爲公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竝有殊勲授都督

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榮  
乃私事爾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  
進爵陽平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國機務時河  
東初復人情未安周文以河東爲國之要乃領授河東  
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邊茲非兼修守禦之備  
曾未朞月百姓懷之周文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遷太子  
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仲  
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  
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不入獸  
穴不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

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願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周文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周文戰於芒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遠善撫馭有幹略戰守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亦不以爲悔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東魏將段孝先趣宜陽以送糧爲名實有窺

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孝先遁走周文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固辭周文不許遠不得已方拜職周文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親待如此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羣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卽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荅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嫌請卽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群公竝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

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周孝  
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遠子植文帝時  
已爲相府司錄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  
泄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  
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  
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謂曰  
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  
又有口辯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  
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  
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

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  
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  
死於是護乃害植並逼遠自殺建德元年晉公護誅贈  
本官加太保諡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改諡曰懷  
植及諸弟竝加贈諡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  
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周文令尚義歸公主以父  
勲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及魏廢帝  
卽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周文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  
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基與義  
城公李暉常山公子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魏

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卽位進爲敦煌郡公尋  
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  
建授御正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出爲浙州刺史尋爲  
兄植合坐死以王壻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  
除江州刺史旣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  
位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  
戶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曹徐譙三州刺史敦煌郡公諡曰孝子威嗣威字安  
人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加上開府大象末進至柱國  
封公賢弟穆

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爲悅守周文令侯莫陳崇襲之穆時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禽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又領鄉兵禽竇泰復弘農竝有戰功沙苑之捷穆言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禽也周文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爲公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陳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

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既而與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盼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曰人所貴唯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爲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芒山之敗穆授周文驄馬後中厩有此色者悉以賜之又賜穆嗣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爲郡君自餘姊妹並爲縣君兄弟子姪及總麻已上親并舅氏皆霑厚賜其褒崇如此從解玉壁圍拜安定國中尉歷同州刺史太僕卿從于謹平

江陵以功別封一子長城縣侯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招  
拔氏又擊曲沔蠻破之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爲儀  
同三司以賢子爲平高郡守遠子爲平高縣令竝加鼓  
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  
不拜周文不許後入爲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帝  
踐阼又封一子爲升遷縣伯穆請迴授賢子孝軌許之  
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  
非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  
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此將柰何穆以此獲免及其子  
弟亦免官時植弟基當從坐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

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明帝卽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爲原州總管四年武帝東征令穆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竝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尚擾穆靖以鎮守百姓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戶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詔加太傅仍總管及隋文作相尉遲迴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

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旣衰愚智共  
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並上十三環  
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迴子誼爲朔州刺史  
亦執送京師迴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  
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討獲子勝文帝嘉  
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勲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  
才及賢子孝軌榮及才竝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  
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爲容國公穆又密表勸進文帝  
旣受禪詔曰公旣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便以今月  
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文帝降座禮之拜太師

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當有移都事帝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乃上表極言宜移都之便帝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宮內多鬼祆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帝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時年七十七遺命以不得陪

駕岱宗爲恨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十州諸軍事  
冀州刺史諡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  
百寮送之郭外詔太常卿牛弘齋哀冊文祭以大牢長  
子惇字士獻周文帝令功臣長子竝與略陽遊處惇於  
輦流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翫珍奇無不班賜封安  
樂郡公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  
卒子筠襲祖爵惇弟怡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怡弟  
雅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荊州總管開  
皇初進爵爲公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恒弟榮  
位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

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雄弟渾仁壽初筠忽  
憍嗇遣兄子善衡賊之求盜不得文帝大怒盡追其親  
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證瞿曇殺之而善衡  
獲免筠死帝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軌請絕其封帝  
不許乃以渾嗣

渾字金才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尉遲迴反  
於鄴時穆在并州隋文帝甚慮迴遣渾乘驛詣穆穆遽  
令渾入京奉鬲斗曰願執柄以慰天下也文帝大悅又  
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會鄴平以功授上儀同三  
司封武安郡公開皇中晉王廣出蕃渾以驃騎將軍領

親信從往揚州及筠死渾規欲紹之謂妻兄太子左衛  
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因  
入白皇太子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以奉穆嗣大業六  
年追改穆封爲郕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遷右驍  
騎衛大將軍渾旣紹父業日增豪侈二歲後不以奉物  
分述述大恚因醉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  
賣死且不忘渾聞之由是結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  
伽陁謂帝曰李氏應爲天子宜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  
因構渾於帝曰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數與李敏善衡等  
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捉禁兵

不宜然帝曰卿可覓其事迹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卽日遣述掩其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祇識夫人當自求全因教言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爲天子今王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爲大將軍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婭竝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之間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

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並有敏妻  
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  
是誅渾敏等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  
改姓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魏太武征討位揚武將  
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趣詳雅及長更好弓馬忝朱天  
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爲左右共平關隴除益州刺史  
第一領人酋長封白水縣侯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  
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周文帝周文旣平秦隴欲引兵  
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周文知其

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及與顯相見  
因說顯顯卽出迎周文禦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進爵  
信都縣公授尚書右僕射從周文復弘農破沙苑加侍  
中開封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出爲東雍州刺史爲  
政舉大綱而已人庶稱之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  
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謚曰武昭子  
睿

睿字恃德少沉敏有行檢周文帝時以功臣子養宮中  
復命與諸子遊處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  
本州大中正開府改封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

禪徵爲御伯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  
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以禦佐命功進爵蔣國  
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洛陽每  
戰有功遷小冢宰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  
政進位柱國隋文帝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  
漢川西謙反攻始州睿不得進文帝命睿爲行軍元帥  
率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  
萬討之謙遣開府李三王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進  
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二亘三十  
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遂鼓

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劔閣梁巖拒平林竝懼而來降謙  
又命高阿那瓌達奚憖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憖  
分兵據開遠睿遣上開府託拔宗趣劔閣大將軍宇文  
夔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威王倫賀若  
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憖自午及申破之憖  
奔歸于謙睿逼成都謙令達奚憖乙弗虔守城親帥精  
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敗之謙將入城憖虔以城降謙  
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劔  
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  
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州夷獠歸

附唯南寧首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南寧州漢牂  
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  
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  
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  
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人  
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  
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  
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狎獠旣訖卽請略定南寧  
文帝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人心不安故未之許後  
竟遣史萬歲討平之竝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人夷

悅服聲望逾重文帝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說睿勸  
進文帝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策帝善之  
下詔曰昔公孫隗黷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  
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  
或尋款服或卽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  
未盡蕃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如此  
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永襲終當相屈以身許國  
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爲邊患復陳  
鎮守之策十餘事帝嘉歎久之荅以厚意睿時自以周  
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

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升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  
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闔門自守不交當時帝賜  
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  
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  
勲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人上令有司  
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  
喻遣之十五年從至洛陽而卒諡曰襄子洋嗣歷位嵩  
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睿封爲戴公  
命以洋襲焉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人有

離心士無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趙貴居二關之險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時其功固不細也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從橫忠勇奮發頻摧勅敵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策名委質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出內位高望重光國榮家附萼連暉聊椒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與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始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

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通悅功勤已著  
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之去已懼  
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  
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旣兆釁故因之  
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帝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闕  
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爲不幸梁禦豫  
奉興王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  
云遇其時矣穆及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  
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  
動抑亦人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凌比晉室

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造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北史卷五十九

北史卷五十九考證

李敏傳數與金才善衡等○下文敏弟穆穆子渾字金才又穆傳內有善衡乃渾之兄子也

遠傳本州之榮乃私事爾○爾監本訛尔今改正

穆傳仁壽初筠忽懷嗇遣兄子善衡賊之○隋書穆長子惇惇子筠其叔父渾忿其恠嗇陰遣兄子善衡賊之

渾傳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奉隋書作俸

北史卷五十九考證

北史卷六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八

李弼

曾孫密

宇文貴

子忻

侯莫陳崇

子穎  
崇兄順

王雄

子謙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六世祖振慕容垂黃門郎父  
永魏太中大夫贈涼州刺史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  
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  
功名安能碌碌依階以求仕初爲別將從尒朱天光西  
討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

奴万俟道洛王慶雲皆破之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  
前也及天光赴洛弼隸侯莫陳悅征討屢有剋捷及悅  
害賀拔岳周文帝自平涼討悅弼陳悅令解兵謝之悅  
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周文帝至悅乃棄秦州南  
出據險以自固是日弼密通於周文許背悅至夜弼乃  
勒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皆裝束弼妻悅之姨也時爲  
悅所親委衆咸信之人皆散走弼慰輯之遂擁以歸周  
文悅由此敗周文謂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大  
統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斬獲  
居多周文以所乘騅馬及泰所著牟甲賜弼又從平弘

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軍爲敵所乘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橫截之賊分爲二因大破之以功進爵趙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爲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進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以爲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陽隕絕於地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歷位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周孝閔帝踐阼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戶前後賞賜鉅萬弼每征討

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兼性沈雅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薨於位明帝卽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結大路龍旂陳軍至墓諡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廟庭子曜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遂以爲嗣暉初賜爵義城郡公嘗卧疾替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供其藥石之費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岐周刺史從文帝西巡率公卿子弟別爲一軍後襲趙國公改襲魏國公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出爲梁州總管時渠蓬二州生獠積年侵暴至州綏撫並來歸附璽書勞

之暉弟衍字拔豆少專武藝慷慨有志略仕周爲義州  
刺史封真鄉公王謙作亂以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  
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進位  
柱國後拜安州總管以疾還京卒子仲威嗣衍弟綸最  
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位至司會中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爲聘齊使主卒子長雅  
嗣尚隋文帝女襄國公主位內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  
秦州總管綸弟晏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公從平齊歿并  
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卽襲其官爵曜旣不得嗣朝廷以  
弼功重封曜邢國公位開府子寬幹略過人自周及隋

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弼弟擲字雲傑  
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  
尒朱榮破元顥榮誅隨尒朱兆入洛及魏孝武西遷擲  
從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敗遂與斌之奔梁後得逃  
歸進封晉陽縣子尋爲周文帝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  
沙苑擲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  
之皆避此小兒不知擲之形貌正自如此周文初亦聞  
擲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  
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以功進爵爲公武成初從豆盧  
寧征稽胡進爵汝南郡公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

事延州刺史卒官無子以弼子椿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右宮伯改封河東郡公

密字法主蒲山公寬之子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公養容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交後更折節就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及玄感有逆謀召密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爲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衛文昇不足爲意今率衆務早入西萬全之勢此

計中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玄感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以爲不可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

可得給衆立威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不拔  
西至闕鄉追兵至立威敗密間行人關與立威從叔詢  
相隨匿馮翊詢妻家尋爲隣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  
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  
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金  
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  
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  
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  
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  
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

以告太守趙他下縣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密投東郡賊帥翟讓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勸讓直趣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陁敗將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大破之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復說讓以廓清天下爲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於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振

百姓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口周圍四十里以居之讓上密號爲魏公設壇場卽位稱元年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讓爲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頌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銳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旣見未下

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行間觀隙乃與數十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死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欵附

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太宰總衆務以奪密權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爲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從者亦有死焉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之於是詣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令世

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武  
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浮橋悉衆擊  
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大潰爭  
橋橋陷溺水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  
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沒於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  
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密乃修金  
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  
執其黨勸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士圍東都密出軍爭  
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弒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密  
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

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  
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密  
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  
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  
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  
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  
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僞與之和化及大喜恣其兵貪  
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及大  
怒又食盡廼與密戰於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頓  
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

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弑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旣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密密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邴元真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

因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  
師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  
儼等逆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程璣金等驍將十數人  
皆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  
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頰爲其  
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引  
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度洛水然後  
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騎  
而遁元真以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  
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

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武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得京師此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朝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出關安撫至熊州而逃叛見殺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

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後從丕朱榮禽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丕朱榮有功封革融縣侯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關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大統初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潁川貴自洛陽率步騎

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四十里東魏行臺任  
祥又率衆四萬將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  
鋒貴曰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遂入潁川雄等稍  
進貴率千人背城爲陣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  
步鬪雄大敗輕走趙育於是降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  
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游園  
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卽賜之貴一發而中帝  
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昌王  
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忽因

梁奩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隸數千家與渭州人鄭五醜同反周文令貴與豆盧寧討之貴等禽斬鐵忽及五醜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廢帝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亦聚眾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牧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拓及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未就拜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爲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周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

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回  
封一子遷大司空行小冢宰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  
樂耽奕碁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  
定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諡  
曰穆子善嗣善弘厚有武藝大象末位上柱國封許國  
公隋文帝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上儀同及善弟愷  
誅並廢於家善未幾卒穎大業中位司農少卿後沒李  
密善弟忻

忻字仲樂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羣輩戲輒爲部伍進  
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

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尅若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尅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今破竹形已成柰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

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除豫州總管隋文帝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遲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隨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帝令高潁馳驛監軍與潁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

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以功遷上柱國文帝謂曰尉遲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算策無全陣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每參帷幄出入卧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左領軍大將軍寵顧彌重忻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擊突厥高頴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頗經將領甚有威名上由是微忌之以譴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

常平相扶卽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家口籍沒忻弟愷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愷少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爲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近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

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之既而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

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  
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  
決愷博考羣籍爲明堂圖樣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三  
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之此圖以一分  
爲一尺推而演之又引於時議者或以綺井爲重屋或  
以圓楣爲隆棟將爲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  
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爲議曰臣愷謹按淮南子曰  
昔者神農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  
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

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畧勑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  
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  
曰顯紀黑曰立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  
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  
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  
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合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  
分脩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  
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  
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若夏度以  
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

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  
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窮其趣  
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  
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周人明  
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  
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爲下方鄭  
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  
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  
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  
尺放周夏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王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高八尺

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得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

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濶二十四丈應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璧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方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

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今宣恩澤諸侯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圓法天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窓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

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南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大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門墻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室方構不合天文旣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墻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

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壑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又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商禮梁武卽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上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焚燒殘柱毀破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

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濶四尺許兩兩相並凡安  
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但祖  
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脩大饗之典於焉  
靡記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  
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  
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  
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  
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  
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諡曰康撰東都圖  
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長子儒

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武川人也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  
真水祖元以良家子鎮武川代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  
羽林監後以崇著勲追贈柱國太保清河郡公崇少驍  
勇善馳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尒朱榮征葛  
榮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又從岳力戰破万俟醜奴崇  
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  
中於馬上生禽醜奴遂大破之封臨涇縣侯及岳爲侯  
莫陳悅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周文帝文帝至軍原州  
刺史史歸猶爲悅守周文遣崇襲歸直到城下卽據城

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中外鼓譟伏兵悉起  
遂禽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悅別封廣武縣伯  
累遷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  
苑戰河橋又別討平稽胡累戰皆有功進位柱國大將  
軍六官建拜大司空周孝閔踐阼進封梁國公加太保  
歷太宗伯大司徒保定三年從武帝幸原州時帝夜還  
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人常昇曰吾比日聞卜筮者  
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是晉公死耳於是  
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帝集諸公卿於大德殿責崇崇  
惶懼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葬禮如

常儀諡曰躁護誅改諡曰莊閔子芮嗣位柱國從武帝東伐率衆守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隋文大業初以譴詔流配嶺南芮弟穎

穎字遵道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道擊龍泉文城叛湖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有馱匿良人者誅籍没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今慰撫自可不

戰而定如卽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群胡可安勸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隋文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歸附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爲第一上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於是徵穎入朝上與言及平生以爲歡笑卽日

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官大崇  
恩信人夷悅服煬帝卽位穎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  
廷恐穎不自安徽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  
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方所信伏拜  
南海太守卒官諡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崇兄順少豪俠有志度初事尔朱榮爲統軍普泰元年  
封木縣子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周文帝同里閤素相  
友善且崇先在關中周文見之甚歡進爵彭城郡公及  
梁岌定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卽行  
河州事大統四年魏文帝東討順與太尉王盟僕射周

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氏羌符安壽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遂改封順河間郡公六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改封平原郡公周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崇弟瓊歷位荊州總管上柱國封脩武郡公瓊弟凱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崇以平原州功賜爵靈武縣侯詔聽轉授凱孝閔踐阼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天和中爲司會中大夫建德

二年爲聘齊使主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也父輪以雄著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畧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少武西遷封臨真縣伯大統中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將軍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帝踐阼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出爲涇州總管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甚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

中額抱馬走至營薨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忠子謙

謙字敕萬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爲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悉

勸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劔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劔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帝卽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謙所署柱國達奚慧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翕景孱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慧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爲刺史呂珍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慧虔密遣使

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憖虔之反已也並令守  
成都謙先無籌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  
惶懼計無所出乃自率衆逆戰又以憖虔之子爲左右  
軍行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  
之傳首京師憖虔以成都降隋文帝以憖虔首謀令殺  
之於蜀市餘衆並散阿那肱尋亦被誅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綢繆顧  
遇方面宣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成名抑亦  
材謀自取密遭風雲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  
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興

王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性輕狡終致  
僨覆固其宜也宇文貴負將帥之材蘊剛銳之氣遭逢  
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名高  
一代及晚節遇禍雖烏盡弓藏然亦器盈斯槩夷戮非  
爲不幸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  
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  
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  
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  
崇以勇悍之氣逢戰爭之秋輕騎啓高平之扉迨馬得  
長坑之後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茂績元勲位居上袞

而識慙明哲遂以凶終惜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勤王志匡社稷雖忠君之効未宣與夫懷祿圖存者異也初魏孝莊帝以尔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帝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帝位總百揆都督中外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今并十二大將軍錄之於左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  
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  
大宗師大司徒廣陵王元欣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  
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  
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國公獨孤信使持節柱國大將軍  
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使持節柱國大將  
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子謹使持節柱國大  
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與周文帝  
爲八柱國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贇使  
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元育使持節大將軍大都

督齊王元廓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  
莫陳順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北州諸軍事秦州刺史  
章武郡開國公宇文遵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州諸  
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使持節大將軍  
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  
陽郡開國公豆盧寧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  
國公宇文貴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  
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  
當郡開國公楊忠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  
刺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是爲十二大將軍每大

將軍督二開府凡爲二十四員分開國領是二十四軍  
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都十二大將軍  
十五日上則門欄陞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  
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槊戈弩  
並資官給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  
王思政亦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並  
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  
不限此秩無所統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  
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之下並不得預於此

例



北史卷六十

北史卷六十考證

宇忻傳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擊走之○兵監本訛共  
今改從南本

陳崇兄順傳崇以平原州功○原字下監本訛缺一字  
今從南本

賜爵靈武縣侯○侯監本訛候今改正

王雄傳惟餘一奴一矢在焉○監本訛作一如一矢任  
焉今從南本改正

謙傳益州刺史達奚甚勸謙憑險觀變一甚監本訛甚  
今改從南本

史臣論警晝巡夜○晝監本訛晝今改正

北史卷六十考證

北史卷六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九

王盟

子勸  
孫誼

獨孤信

子羅

竇熾

子榮定  
兄子毅

賀蘭祥

叱列伏龜

閻慶

子毗

史寧

子雄祥

權景宣

王盟字仲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罷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

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平後流寓中山復以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人間及尒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禽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及周文帝平侯莫陳悅除盟原州刺史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大統三年徵拜司空轉司徒迎文帝悼后於蠕蠕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諱輔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長樂郡公賜姓拓跋氏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

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  
十一年薨贈本官諡曰孝定

子勳字醜興性忠果有材幹年十七從周文帝入關及  
平秦隴定關中周文嘗謂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  
堅執銳者次也勳曰意欲兼被之周文大笑尋拜散騎  
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  
出入卧內小心謹厚魏文帝常曰王勳可謂不二心臣  
也沙苑之役勳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  
甚衆勳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周文深悼焉贈使持節  
太尉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諡

曰忠武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位大都督通直散騎  
常侍勸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也以懋尚幼留在山東  
永平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  
縣子後進爵爲公累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  
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  
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  
領軍將軍懋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  
當官未嘗有過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賜爵安寧郡  
公後拜小司寇卒於官子悅嗣位大將軍同州刺史改  
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周文

帳內都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

誼字宜君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卽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旣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

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  
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皇太子卽位是爲  
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隋文帝爲丞相鄖州  
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爲行軍元帥討之未至  
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  
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主洛州自號河南王以  
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勞  
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  
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顧遇彌厚帝親幸其  
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議以爲戶口滋多人田不贍

欲滅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爲然竟寢威議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旣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

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况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柱國元誥亦頗失意誼數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

同學甚相憐愍將柰國法何於是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識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誑謬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

留屯者爲部落大夫與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爲領人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瓌由是知名後爲葛榮所獲信旣少年自脩飾服章軍中號爲獨孤郎及尔朱氏破葛榮以信爲別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禽賊漁陽王表賜周後以破元顥黨賜爵受德縣侯遷武衛將軍賀拔勝出鎮荊州乃表信爲大都督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周文帝已統岳兵與信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

元毗又遣信還荊州尋徵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灑澗孝武嘆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進爵浮陽郡公時荊州雖陷東魏人心猶戀本朝乃以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旣至東魏刺史辛纂出戰信縱兵擊纂大敗之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於是三荆遂定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奄至信以衆寡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信還北信父母旣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荅以事君無二梁武

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至長安以虧損國威上書謝  
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玄等議以爲  
旣經恩降請赦罪復職詔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  
尋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俘  
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爲大都  
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潁豫襄廣陳留之地竝欵  
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  
旬有餘日及周文帝至灑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爲右  
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荊州周文令信  
與李弼出武關景退卽以信爲大使慰撫三荆尋除隴

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  
人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  
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  
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  
蕃王梁奝定舉兵反詔信討之奝定尋爲其部下所殺  
而奝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  
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  
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竝出降加授太子太  
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子謹帥散卒自後擊之齊  
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得全及涼州刺史宇文仲和

據州不受代周文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達明克之禽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十三年大軍南討時以蠕蠕爲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錄前後功贈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必要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戶第五子順武成縣侯第六子隋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周文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

追封信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遷尚書令六官建  
拜大司馬周孝閔帝踐阼遷太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  
戶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  
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過逼令自盡於家時年五  
十五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略周文初啓霸業唯有關  
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旣爲百姓所懷聲震  
隣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信  
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委梁人也  
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  
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隣境及士庶所

重如此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爲嗣及齊平羅至而善卒又以羅主嗣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褒贈信太師上柱國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趙恭公夫人

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爲高氏所囚及信爲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

將獨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隋整崔氏生隋獻皇后及齊亡隋文帝爲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求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兄禮事之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文帝爲丞相拜羅儀同常置左右旣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

弟善爲河內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平縣公陔爲武喜縣公整爲千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將軍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出爲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位河陽都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爲河陽都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弒逆也裴虔通率賊入城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爲千牛與獨孤盛力戰閣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

善字伏陔幼聰慧善騎射以父封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以父勳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

中進爵長城郡公周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  
豐久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  
河內郡公從帝東討以功授上開府尋除兗州刺史政  
在簡惠百姓安之卒於州贈使持節柱國五州諸軍事  
定州刺史子覽嗣位右候衛大將軍大業末卒

隋字黎邗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十餘年宇文護誅  
始歸長安隋文帝受禪拜上開府領左右將軍累遷延  
州刺史隋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  
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  
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鑿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隋后

之異母弟。隋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隋所爲陰令其兄左監門郎將穆以情喻之上。又逼左右諷。隋言無有。上不說。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案之。隋婢徐阿尼言。本從隋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隋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隋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隋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

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貓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貓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祇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犢車載隋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隋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隋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貓鬼所殺者上以爲祇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貓鬼家隋未幾而卒煬帝卽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贈銀青光祿大夫二子延福延壽隋弟整位幽州刺史大業初贈金

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後漢大鴻臚章之後也章子  
統靈帝時爲鴈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  
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代賜姓紇豆陵武累世仕  
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熾著勲贈少保柱國大  
將軍建昌公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  
少從范陽祈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  
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乃隨略避地定州投葛榮  
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  
及熾兄善隨軍及忝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

州時葛榮別帥韓婁等據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魏孝武卽位蠕蠕等諸蕃竝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尋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亦朱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據譙城子鵠合熾擊破之封行唐縣子尋進爵上洛縣伯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任拜閣內大都督遷朱衣直閣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

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  
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十匹大統元年別封真定縣公  
從周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諸  
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追至芒山熾乃下馬背  
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竝爲  
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  
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因其  
怠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高仲  
密以北豫州來赴熾從周文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  
芒山爲陣周文命留韜重於灑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

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大統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涇州刺史莅職數年政號清靜改封安武縣公魏廢帝元年除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蠕蠕寇廣武熾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蠕蠕引退熾度河至麴伏川追及大破之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周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爲

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周明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戶別食資陽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天和五年自大宗伯爲宜州刺史先是周文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兔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護耻不及因以爲嫌至是熾又以周武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拜太傅熾旣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周武帝幸其第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乃捩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

視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  
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  
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  
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進位上柱國宣政  
元年兼雍州牧及周宣營建東京以熾爲京洛營作大  
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戶如舊  
隋文帝入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  
熾乃移入金墉與洛州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  
權行洛陽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屬文帝初爲相國百  
寮皆勸進自以累世受恩遂不肯署牋時人皆高其節

及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  
時年七十八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恭熾事親  
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望位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  
遂爲當時盛族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恭  
位至大將軍從周武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兗州總管以  
罪賜死熾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  
仕至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諡曰忠子榮定嗣

榮定沉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爲魏文  
帝千牛備身周文帝見而竒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

縣子後從周文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功拜上儀同尋復以軍功進位開府襲爵永富縣公除忠州刺史從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欽飛中大夫其妻則隋文帝長姊安成長公主也文帝少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帝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靈門內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及受禪來朝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戶遣之坐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兒

妻上不得已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歷位寧州刺史右武侯大將軍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爲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帝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卒帝爲之廢朝令

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絹三千匹上謂侍臣曰  
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賜之重違  
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諡曰懿子抗嗣抗美容  
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後恩遇彌厚所賜錢帛金寶  
亦以鉅萬位定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卽位漢王  
諒反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慶  
亦有姿容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位河東太  
守衛尉卿大業末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慶弟璉亦  
工草隸頗解鍾律歷位潁川南郡扶風太守熾兄子毅  
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勲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

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徇主之志從孝武西遷封奉高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安武縣公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縣公出爲幽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竝交結突厥以爲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薦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勲戚素以威重乃令爲使及毅至齊使

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  
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別封成都縣公進位  
柱國歷同州刺史蒲金二州總管加上柱國入爲大司  
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人和二年薨  
於州贈襄郢等六州刺史諡曰肅毅性溫和每以謹慎  
自守又尙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爲朝廷所委信  
雖任兼出內未嘗有矜情之容時人以此稱焉子賢嗣  
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  
大將軍開皇中襲爵神武公除遷州刺史毅第二女卽  
大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毅司空使持節總管荆

郢等十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杞國公又追贈賢子紹宣  
秦州刺史并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子德藏嗣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乞伏者爲賀蘭莫何  
弗因以爲氏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  
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尙文帝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  
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  
於舅氏特爲周文帝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生教以  
書傳周文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  
致之解褐奉朝請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  
居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

縣伯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儒又攻回洛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大統九年從周文與東魏戰於芒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暮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人襁負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爲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卽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內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周文密親性甚清素州境

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旣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欽其風素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竝以賜祥十六年拜大將軍周文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旣畢人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尙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閔帝祥有力焉

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郡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與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薨贈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有七子敬讓璨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柱國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鄭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宣陽郡公建德五年從於并州戰歿贈上儀同大將軍追封清都公師尙明帝女位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博陵郡公寬開府儀同大將軍武始公入隋歷汴鄭二州刺史竝著

政績祥弟隆大將軍襄樂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  
初追贈上柱國

叱列伏龜字摩頭隋代郡西部人也其先爲部落大人  
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人酋長至龜五世龜容貌瓌  
偉嘗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人酋  
長魏孝昌三年以別將從長孫承業西征累遷金紫光  
祿大夫從遷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  
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周文帝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  
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自此常從征  
討亟有戰功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

刺史卒子椿嗣椿字千年明帝時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度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雲州之盛樂郡祖提持節車騎大將軍敦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隨父固守盛樂頗有力焉拜別將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

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稍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以功進爵爲伯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獲勲勞累遷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周孝閔帝踐阼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入爲小司空歷雲寧二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五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詔慶第十二子毗尙帝

女清郡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事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恒嬰沉痼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恒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千段鑿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鑿藥之費開皇二年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諡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

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

隋文帝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瑰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尙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二歲放免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練習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

減之從何爲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尙書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義兼六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顛也長城之役毗總

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於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史寧字永和建康袁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爲臨松

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爲  
征虜府鎧曹參軍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  
鄉里奔恒州其後恒州爲賊所敗遵後歸洛陽拜樓煩  
郡守及寧著勲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謚  
曰貞寧少以軍功累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隨勝部會荆  
蠻騷動三鵠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  
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爲大行臺表寧爲大都督攻梁  
下澁戍破之封武平縣伯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未  
及論功屬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寇荊州寧隨勝奔梁

梁武帝引寧至香燈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事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爲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旣爲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挹爲奏梁主果許勝等歸大統二年自梁歸進爵爲侯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人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胡梨苟爲東義州刺史

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旣隣接疆場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獨孤信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爲陳禍福城中吏人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剋之後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

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獠甘  
徇而斬之并執鞏廉王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  
無私焉師還召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  
其威惠遷鎮之後邊人竝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梁  
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蠕蠕與魏和親後更離  
叛尋爲突厥所破殺其王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  
之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  
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二  
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  
詣周文帝請事周文卽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等

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谷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卽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娑周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

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柵欲塞寧路寧攻破之木汗亦破  
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  
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  
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  
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  
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及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周文帝  
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剋捷周孝  
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荊州刺史荆襄浙郢等五十  
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寧有謀畫識兵權臨敵指搗

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荊州頗自奢縱貪濁不  
修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屈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  
是有事者不敢復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  
州謚曰烈子雄嗣

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算略年十四從  
寧於牽屯山奉迎周文帝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周文歎  
異之尋尙周文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司馭中大夫從柱國枹  
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雄弟祥

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

遂縣公隋文帝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  
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  
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文帝大悅下詔慰勉之  
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刺史遷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軍  
將軍復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衛  
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  
書論舊行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爲書陳謝太子甚親遇  
之及卽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母良自滏口徇黎  
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  
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

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綦良棄軍走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熈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口詎知今早樹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

關之路據倉阻河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剋故聊示所懷  
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虜  
破之進位右光祿大夫拜右驍衛大將軍及征遼東出  
蹋頓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  
圍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  
卒於塗子義隆永年令祥弟雲字世高亦以父勲賜爵  
武平縣公歷位司職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萊州刺史雲  
弟威字世儀亦以父勲賜爵武當縣公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  
秦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

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爲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  
宣歸鄉里周文帝平隴右擢爲行臺郎中孝武西遷授  
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  
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周文拔弘農破沙  
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  
督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  
徒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  
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  
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人  
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周文書招募得五百

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道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周文卽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周文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除南陽郡守郡隣敵境舊制發人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至竝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人得肄業焉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周文特賞粟帛以

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旣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後周文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獲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荊州委以鴟南之事初梁岳陽王蕭詧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詧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

三千助營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人吳士英殺刺史黃道王因聚爲寇景宣以英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迺與英書僞稱道王凶暴歸功英等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獲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竝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迺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爲伯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至齊兵大爲人害景宣又破之獲魯

嘉以其地爲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  
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遠  
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燕公于謹征江陵  
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涓水又遣別帥  
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  
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書喻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壑  
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周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中大夫  
尋除基都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  
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略河南齊豫州刺史王  
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竝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

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還次霸上晉公護親迎勞之天和初授荊州刺史總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戰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

河渭鄴三州刺史諡曰恭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如璋弟仕玠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誼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鬱爲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竝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

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閣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宣竝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干紀祥獨剋之効亦足稱云爾

北史卷六十一考證

王誼傳喪制有四降殺殊文○降一本作隆

竇熾傳以功拜揚烈將軍○揚監本訛揚今改正

遂不肯署牋○監本訛牋今改正

榮定傳右武侯大將軍○候監本訛侯今改正

賜吳樂一部○監本缺一字今從南本增入

閻毗傳上嘗遣高穎大閱於龍臺澤○穎監本訛頻今

改從周書

亂氣抑揚○揚監本訛揚今改正

史寧傳是吐谷渾巢穴○穴監本訛冗今改正

祥傳侍衆必驕○必監本訛而今改從南本

貴耳唯聞古○唯監本訛唯今改正

北史卷六十一考證

北史卷六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

王羆

孫述

王思政

尉遲迴

弟綱

綱子運

王軌

樂運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質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爲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碶石亮爲都督南

討復啓羆爲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  
及剋硤石羆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乃拜羆  
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  
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祿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  
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私辦則力所  
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後以軍功  
封定陽子除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  
城不沒者數版時旣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  
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乃煮粥與將士均  
令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

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羆爲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羆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爲腹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爲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羆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爲勤王之舉羆請前驅効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潼關人懷

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尙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神

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

之羆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  
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  
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惟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  
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  
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  
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  
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內  
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  
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  
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

將士時人尙其均平嗤其鄙碎羆舉動率情不爲巧詐  
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卒于官贈太尉  
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諡曰忠羆安於貧素不營生業  
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  
時伏其清潔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閣將軍先羆  
卒孫述

述字長述少孤爲祖羆所養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周文  
帝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解褐員外散騎  
侍郎封長安縣伯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之免喪襲封  
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

禪拜賓部下大夫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惠朝議嘉之  
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隋文帝爲  
丞相授信州總管位上將軍王謙作亂遣使致書於長  
述因執其使上書又陳取謙策上大悅前後賜金五百  
兩授行軍總管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  
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  
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而卒上甚傷惜之贈上柱國冀  
州刺史諡曰莊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郡守少子文楷  
起部郎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

冠冕遂絕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遠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啓與隨軍所有謀議竝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爲武衛將軍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彊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修復舊京何慮不克帝

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  
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  
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  
州與郡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擣蒲  
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  
者卽與之羣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歛容跪  
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  
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卽爲  
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  
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

擣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旣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裏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璧地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璧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

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  
臯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  
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  
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修城  
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  
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尙書左僕射行  
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  
蘭小歡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  
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  
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璧也周文命舉

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卽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爲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尙書令河南大行臺河

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竝讓不授頻使敦喻唯受河  
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  
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  
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  
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  
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  
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恠獸每衝壞  
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頽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  
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  
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

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爲閑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禽永珍并獲船中噐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旣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

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  
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  
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  
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  
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賴  
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  
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  
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  
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  
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

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  
政爲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  
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  
城竝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沉毅有度  
量後爲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  
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  
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  
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刊弟恭忠誠  
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  
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

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  
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迴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  
爲鄜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  
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人隋終於汴州刺史

尉遲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號尉遲部因而  
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尙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  
主生迴及綱迴年七歲綱年六歲俟兜病且卒呼二子  
撫其首曰汝等竝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勉之武成  
初追贈柱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諡曰定迴少聰敏  
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尙魏文帝女金明公主

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尙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迴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迴以爲紀旣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爲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於是令迴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侯呂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

昇等六軍甲士取晉壽開平林舊道迴前軍臨劔閣紀  
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  
水先已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據潼水  
別管拒守迴遣元珍侯呂陵始等襲之乾運還保潼川  
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迴至潼川大饗將士度涪江至青  
溪登南原勒兵講武修繕約束閱器械自開府以下賞  
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嶮峻將士疲病者十二  
三迴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  
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史  
欣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爲搆外援迴分遣元珍乙弗

亞等擊破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馮被圍五旬頻戰  
爲迴所破遣使乞降許之馮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  
其文武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  
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以  
迴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加  
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  
公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乃明賞罰布恩  
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人夷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  
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  
公主年高多病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

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寧迴心周文知其至性徵迴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迴亮冕之服蜀人思之爲立碑頌德六官初建拜小宗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迴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邑萬戶除秦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保定二年拜大司馬及晉公護東伐迴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芒山齊衆度河諸軍驚散迴率麾下反行却敵於是諸將遂得全師而還遷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宣帝卽

位以迴爲大右軍轉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迴位望宿重懼爲異圖乃令迴子魏安郡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迴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迴爲總管迴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侯正破六韓哀詣迴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迴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于時趙王昭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又奉以號令迴弟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勤時爲青州總管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管相衛黎毛洛

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兗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以應迥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卽以韋孝寬爲元帥陰羅雲監諸軍郟國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壽公于仲文等皆爲行軍總管迥遣所署大將軍石瓘

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悉迴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上儀同赫連士猷攻晉州。卽據小鄉城。紇豆陵惠襲陷定州。之鉅鹿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莒州刺史烏丸厄開府尉遲雋率膠光青齊莒兗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陷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衆號八萬軍於藩城。攻陷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還。宇文胄軍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

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迴與其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集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頰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迴衆大敗遂入鄴城迴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衍追及之

竝爲衍所獲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李惠先是  
自縛歸罪隋文帝復其官爵迺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  
氏而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  
史自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  
綱紀不能匡救迺自起兵至於敗凡經六十八日焉子  
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迺卒寬兄誼開府資中郡公寬  
弟順以迺平蜀功授開府安固郡公後以女爲宣帝皇  
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公  
惇弟祐西都郡公皆被誅而誼等諸子以年幼竝獲全  
武德中迺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

迴忠於周室有詔許焉仍贈絹百匹迴弟綱

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迴依託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迴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內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文帝方得乘馬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兄迴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

走兔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  
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  
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  
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  
獲輒多周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  
與晉公護廢帝明帝卽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  
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歷位少傅大司空陝  
州總管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大軍還綱  
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等增邑以  
褒賞之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

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  
功封一子縣公四年薨于京師贈太保諡曰武第二子  
安以嫡嗣大象末位柱國入隋歷鴻臚卿左衛大將軍  
安兄運

運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勲封安喜縣  
侯周明帝立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縣公歷位隴州刺  
史再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旣職兼文武甚  
見委任進爵廣業郡公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  
詔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  
之於是以運爲右宮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

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龔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

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宮  
祕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卽位授上柱國運  
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納反踈忌之時運又與  
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武帝親待軌屢言帝失於武帝  
帝謂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尋而得  
出爲秦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薨於州贈大後  
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忠子靖嗣運弟勤大象  
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迴勤弟敬尙明帝女河南公主  
位儀同三司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

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  
頻有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卽  
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  
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內史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  
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  
焉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郟國公及陳將  
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  
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  
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

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遂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竝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竝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竝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

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旣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

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  
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捋武帝鬚  
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  
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卽  
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  
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  
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  
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  
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  
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

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尙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

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  
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武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  
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  
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  
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  
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  
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  
之矣遂妙選官官以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  
聞之意甚不悅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  
帝及六宮便議卽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

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候天下  
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  
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立  
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  
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  
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  
無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尙書曰眚災肆赦此  
爲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  
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  
者痲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

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諸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尙資輔弼況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

肝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壅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  
數日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  
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  
乃爲政之大忌淫刑酷罰非致安之弘規若罰無定刑  
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人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  
未及半祀便卽遣改更散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此今  
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  
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  
愈散一人心散尙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  
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人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

祖斲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  
豈有崩未踰年而處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  
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日都下之人  
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  
供魚龍爛漫士庶從役祇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  
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日  
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卽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  
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科  
謬便道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  
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

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縣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庶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爲幸免獸口內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

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泮陽令開皇五年  
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三縣竝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  
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  
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  
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  
平旣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  
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  
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  
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

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  
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  
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  
袞沐恩累葉荷瞻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  
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  
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  
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綱運積宣王室勤勞  
出內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而已乎夫士之成名其  
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  
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

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  
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極議於骨肉之  
間竟遇滯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爲其不忠則  
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己之節其有古之遺  
直之風乎

北史卷六十二考證

王熙傳齊神武率軍潼關人懷危懼○軍監本訛宣今  
改從南本

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熙○宵監本訛  
霄今從南本

王思政傳若此誠有實○誠監本注缺今從南本增入  
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生南本作年

恭弟幼顯親縣伯○監本脫親字今從南本增正

尉遲迥傳及晉公護東伐迥帥師攻洛陽○伐監本作  
代

申州刺史李惠○申監本訛由今從南本及下文李惠  
自申州攻永州改正

李惠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還○永監本訛求今改從  
南本

運傳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之火二字監本訛作炎  
今改從南本

王軌傳世爲州郡冠族○郡監本訛那今改正

樂運傳事由宦者亡國之徵○宦監本訛窟今改正

北史卷六十二考證

北史卷六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

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

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

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達

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

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

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爲故入獸口  
惠達曰蕭王必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贄  
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  
贄旣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贄語惠達曰人生富貴  
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爲關中  
大行臺惠達爲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  
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帝文帝復以爲府司馬  
便委任焉周文帝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  
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  
知後事時旣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

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爲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爲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爲伏與令景少與周  
惠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寶夤後爲尚書右僕射引景  
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爲關西大行臺景又爲行  
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  
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  
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拔  
岳爲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  
至甚有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卽與景歃血託岳  
爲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  
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

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叡及酋渠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悅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在

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

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綽於是推陳帝王之道兼述  
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  
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  
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  
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  
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  
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  
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  
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  
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

一先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  
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  
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  
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已心  
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  
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旣亂則  
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  
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  
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  
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

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

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僞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

朴素使百姓亶亶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  
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  
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  
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兢於  
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  
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  
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  
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  
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  
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

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  
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  
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  
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  
所及布種旣說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  
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  
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  
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  
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  
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

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  
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  
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  
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  
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  
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  
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  
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  
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  
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

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

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脩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

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  
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  
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  
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  
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  
英曰儁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  
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  
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  
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

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  
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  
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  
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  
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  
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  
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  
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  
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  
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

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小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

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旣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叅之以證驗妙觀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

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  
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  
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  
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  
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  
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  
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  
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各當  
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  
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

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

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

織紵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  
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  
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  
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  
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  
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  
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  
徭而遠戍富疆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  
郵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  
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

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  
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  
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  
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  
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  
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哉朕其欽若  
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  
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  
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夤敷祖  
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我大

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  
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襲惟孝武不實其舊自時  
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  
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  
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示我通  
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  
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  
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  
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  
皇極故皇其彛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

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  
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  
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  
惟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我大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  
元輔國家將隆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譽  
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  
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  
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  
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  
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

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  
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  
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  
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  
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  
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  
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  
惟茲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  
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

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  
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  
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  
陽體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匪惟相革  
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  
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  
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  
其一朕心力祇愼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  
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  
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讐勿忘一乎三代之彝

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不命荷天之休克綏  
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秦洎庶僚  
百辟拜手稽首曰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三  
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  
惟帝念功將及叔世逖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羣  
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  
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  
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  
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

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  
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  
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  
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  
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  
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  
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  
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  
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

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  
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旣操履清白謙  
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  
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羣公皆  
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  
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  
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  
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爲其  
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  
配享文帝廟庭子威嗣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吏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文帝爲丞相高頴屢言其賢亦素重其名召入臥內

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頴請追  
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  
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  
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  
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  
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  
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  
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嶮同舟之人  
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  
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旣而

嘆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爲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等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繫戀處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

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潁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饑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

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蠻縣令陷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

更使儂誦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

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  
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  
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  
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  
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  
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  
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  
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  
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  
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

役威諫止之高頴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  
拜魯郡太守修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  
光祿大夫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  
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  
政時人稱爲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  
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  
骨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  
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  
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慮但  
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以此微欲諷

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尙輦  
直長儼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  
二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  
紫莫能逾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  
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  
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  
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  
變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  
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  
莫與爲比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

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

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  
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  
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  
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  
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  
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  
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  
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  
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弑逆以威爲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

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

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剋捷由是遂致敗亂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尙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

舍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  
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  
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  
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  
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  
夫時帝方勤遠畧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  
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  
容儀可接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卽日拜鴻臚少卿  
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  
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詔夔巡關中及

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強濟特爲周文帝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旣爲

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爲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祖稚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

全及長孫承業尒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祕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

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黃門侍郎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

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卽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旣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

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貨素重之知必不爲已用遂聽還武功寶貨後果敗孝莊帝卽位徵拜尙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荅蕭寶貨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貨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

文帝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  
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  
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黃遂契闕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  
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  
制於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爲  
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  
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  
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  
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尙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

異有垂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  
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  
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  
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  
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北史卷六十三

北史卷六十三考證

馮景傳卽與景歃血託岳爲兄弟○涕別本作弟

蘇綽傳及布種旣說嘉苗須理○說應係訖字之訛

百祿是求○求詩作遒今各本俱同仍之

依員而置猶以爲小○小應係少字之訛

亮傳玉門郡守○玉監本訛王今改正

竇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掾監本訛椽今改正

夷弟湛傳豈有辦哉○辦監本訛辨今改從南本

湛弟讓傳甚見親待○甚監本訛其今改從周書